

放达豪迈苏东坡

程应峰 (市直)

一千多年前的苏轼,所具有的超凡气魄和恢宏博大的想象力,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仰止,让人惊叹。

苏轼21岁进京应试,考了第二名,实际是第一名。只因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看考卷文章写得实在是好,以为卷主是自己的弟子曾巩,为了避嫌,便将这份考卷点了第二名。事后才知道,考卷是苏轼的。后来欧阳修对友人说:“捧读苏轼的文章,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快活!此人足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

当时欧阳修名满天下,掌控着天下士子的进退。这番话一出,苏轼顷刻名声大噪。果不其然,苏轼25岁在制科考试中就被皇帝点为第一名,是历届制科考试录取人员中成绩最好的一个。

1069年,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因与新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眼见朝野风雨飘零,平静不再。苏轼忍无可忍,上书陈斥新法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主动请求出京,

在杭州、密州、徐州任职期间,他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例行公事地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然而,作为诗人的苏轼,就算是官样文章,下笔也会情动于衷。谢表中,他说自己“愚不遇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得知,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怏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对皇帝不忠。接下来,新党一干人等,又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之间,朝堂之上传出一片倒苏轼苏之声。就这样,在湖州上任仅三个月的苏轼,成为“乌台诗案”的主角。

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退休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直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黄州,苏轼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他那深刻的贯通天地的人生思考,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呈

现出对沉浮荣辱冷静、旷达的态度。他为人亦如为诗,当行即行,当止就止,沉潜博大,韵味隽永。余暇,他率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以“东坡居士”自居。

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还朝。然而,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以及尽废新法的情况时,认为新兴势力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由此,他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遭诬告陷害。如此一来,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只能再度自求外调。

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翌年,便率众疏浚西湖,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立三塔为标。将挖出的淤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也就是现在的“苏堤”。杭州百姓出于感谢,过年时,抬猪担酒给他拜年。苏轼便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红酥的肉,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

在杭州,苏轼自比唐代白居易,惬意自在,纵意所如,触手成春。然两年后,他又被召回朝。又因政见不合,再次被调离,先后赴颍州、扬州、定州,后被贬至惠州。在惠州,他吟出了“日啜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之句。

六十二岁那年,一叶孤舟将他流放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苏轼虽然深感人生如梦,并未因此否定人生,也没有因此颓丧,他抱着顽强乐观、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将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在这里,他办学堂,介学风,许多人不远千里从苏轼学。宋代一百多年,海南无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一路走来,坎坷不绝,但苏轼的豪放之气从未凋零。“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他白发雕首之年依然抖擞着的心声。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他的放达豪迈,血性阳刚,正如元好问所言:“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可谓‘一洗万古凡马空’。”

秋雨

丁芳 (市直)

雨,积蓄了整个白天的情绪,终于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哗哗流下了止不住的泪水。初时,滴滴嗒嗒,不急不缓,试探性的;一会儿,雨,像一个没人疼爱的孩子,无所顾忌号啕大哭。大片大片的雨,敲击着地面,拍打着屋顶,发出啪啪的声响。屋顶变成小溪,屋檐下的窗户变成水帘洞,鹅掌楸的树叶在瑟瑟发抖,来不及躲藏的鸟儿,在空中到处乱窜,眨眼间就逃得不知去向。

都说好雨知时节。虽然雨下得大了点,但却来得正当时。即使是匆忙回家的路人,也情不自禁将手伸出伞外,试图接住晶莹剔透的雨珠,就像捧住一串串散落的珍珠。远远走来一个年轻的女人,看样子不过二十多岁,那情景再寻常不过。可是多了一把红色的雨伞和雨伞下蓝色的旗袍,便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如同刚从油画中走来的一样。体态轻盈,风姿绰约,急促中透着些许轻盈,左右闪避,优雅中踩碎一地的凌乱。

看到旗袍女子雨中雀跃般行走,我也禁不住撑起雨伞来到庭院。雨点击打着伞面,发出“嘭嘭”的擂鼓声,似乎屏蔽了世间所有的喧嚣。空气中的水气环绕在我的周围,连日晴朗带来的些许暑气早被驱散得无影无踪了。沐浴在初秋温婉的薄凉里,仿佛置身江浙最具韵味的江南水乡。脑海中想象着,一叶小舟,一纸油伞,一个丽人,一塘荷香,一韵江南。呀!那景致美得不要不要的。

门前,空地上,新长出的辣椒、紫苏、藿香、竹叶菜,在雨中左右摇摆,如同稚气未脱的士兵,即使个个溅得一身泥水,仍努力站稳脚跟,挺直身子,迎接风雨的洗礼。一旁的葡萄树,早已伸出巴掌大的叶子,争相挽留每一滴调皮的雨珠。然则贪玩的雨珠,在叶子上安然着陆后,滑溜溜的,弹跳着,荡起秋千,恣意玩闹嬉戏。

一声惊雷,让藏在叶子下的一串串小葡萄,抖了一个激灵,惊魂未了又羞羞答答地晃了一晃,好像是受了惊吓的宝宝,怯生生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想亲一口。一颗小葡萄,一不留神,从树上掉了下来,在地上尴尬地打了一个滚,很快就被水珠拥抱着躲到一边去了。

小院中间的两棵桂花树,在低眉顺眼间,静听雨声,仿佛有所顿悟,兴起时,随风翩跹,上下翻飞,犹如实现了一场期盼已久的梦。雨声中,我恍惚回到了童年。小小的我,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观赏变幻莫测的雨珠跌落地上,有如千军万马过后踏踏的马蹄声。等到雨停,叫上弟弟妹妹,在屋后的竹园里,拨弄竹叶上的雨水,仰着头,张着嘴,饶有兴味地接住滑落的水珠,那一丝丝浸甜的滋味,现在还萦绕在我的舌尖。

雨点在一点一点变弱,显得缓慢而轻柔起来。在院子顶着小雨漫步,别有一番惬意。雨轻轻叩击葡萄叶片,发出沙沙的声响,正如金·凯利的《雨中曲》那样:我在雨中欢唱/在雨中欢唱/多美好的感觉啊/我再度重拾往日欢笑/我对乌云大笑/天上的乌云/我心中充满阳光……

那种滋润到心底的美妙,即便是理查德·克莱德曼手下流淌出的钢琴曲——《秋日私语》也难以比拟。

天地渐渐澄明起来,只有屋檐下和葡萄架上残存的雨水还在滴滴答答滑落。看来雨是要停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记起汪国真的话:有时,外面下着雨,心却晴着;有时,外面晴着,心却下着雨。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候,晴也是雨。



海天一色

许双福 摄

磨薯粉

林绪雍 (通山)

滚圆憨厚的红薯,既能当主食又能当菜,直吃到来年农历二、三月,红薯可谓半年粮。

但是,在那三餐皆主食的岁月,红薯除了充饥,我们没有半点食之如饴之感。相反,吃多了味同嚼蜡,有的只是烧心返酸腹胀等不适。

红薯磨成的粉,那就不同了。薯粉除保留红薯的营养外,其颜值及口味都有了很大的改善。用它随便与其它食材搭配做出的菜肴,哪一道都称得上美食,尤其是薯粉揉皮,包上香菇、干笋、五花肉等馅料做成的包坨,真让人味蕾大开大快朵颐。

记得当年,我们兄弟尚小,但在磨薯粉的时候,也能帮忙打个下手。母亲吩咐我们,挑水洗薯,一筐一筐洗得干干净净,晾干水后,挑进堂屋。而母亲则搬出一件件磨薯工具:有直径尺余大小、内壁布满纵横交错齿槽的陶瓷磨薯钵,有呈十字形的豆腐架,有方块形的棉纱布,以及多个大小木桶等,都一一洗净。做好这些繁杂准备之

后,暮色苍茫,天不觉黑了下来。

吃罢晚饭,母亲便顾不上其他事务,系上围裙,摆开架势,开始磨薯。

母亲两腿夹住箩筐,上身前倾,左手撑住钵沿,右手握住红薯,在磨钵内快速而有节奏地研磨。“嚓、嚓、嚓”,母亲的手不停地顺时针画圆,红薯被磨钵锋利的“牙齿”快速吞噬,一圈一圈消瘦,最终被磨成薄薄的手指头大小的小块片,而湿漉漉的红薯渣未渐渐填满磨钵。

磨薯是力气活,还有一定危险。磨的时间一长,手臂酸麻,腰酸背痛。红薯磨小了,如不小心,手指会碰到钵壁锋利的齿槽,皮破血流。每磨到只剩一小块时,母亲不得不格外小心放慢速度,但母亲总是将剩“蒂”研磨得小而又小。

深沉的寒夜,冰冷的红薯硬是把母亲手指冻得通红,却丝毫减弱不了母亲内心的火热。当一筐筐红薯变成一桶桶细碎的研沫时,母亲站起来,伸伸腰,擦擦汗,如释重负。漫漫冬夜,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把母亲羸弱的身影映射的有些臃肿。

寒风中,母亲一瓢一瓢将磨好的薯渣放进豆腐汤里,注入清水,伸不停地搅动。然后握住豆腐架,左右摇摆,上下颠簸,薯渣在豆腐汤里跳跃滚动,最后凝成一个圆球,一股股饱含淀粉的黄色薯汁汩汩而下。为了将淀粉从薯渣中充分分离出来,母亲需反复地注入清水、搅拌、拧干、再注水……直至薯渣彻底洗白白。

不用叫唤,我们赶紧来到母亲身边,默契地打个下手。望着母亲熬热的双眼、划伤的手指,初谙世事的我们,心里有些酸酸的。于是在接下来的简单工序中,比如挑水漂白,起底晾晒,我们基本不再让母亲操劳。时光如白驹过隙。因为磨薯机器已经普及,走村串户为有需要的农家服务。儿时人工磨薯的场景,已成为遥不可及的追忆,磨薯的那些工具也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而母亲不论忙碌辛勤劳作的身影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在那艰苦的岁月,母亲不仅让我们吃饱,更用她的勤劳和智慧,努力让我们吃得更好,滋养和健壮着我们日益长大的身体。

父亲的眼神

阮义堂 (通山)

是出门干活过好呀?”然后埋着头,不理睬我继续往前走,好像并没有听进去我的话。

我不怕父亲发火,却怕父亲的沉默。我不敢再说话了,只好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跟跟在父亲的身后。晌午的太阳很刁毒,汗水在身上像虫一样爬,衣服贴在身上,抬起头,父亲仍然在笃步前行,我怎么意思停下来。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父亲又把我推起来。一睁眼,又是那得意的眼神,我坐起来,恶狠狠的说了一句:“我要做作业!”一个父亲的背影,让朱自清潸然泪下;一个父亲的眼神,让我终身悚然汗下。父亲的眼神犹如电视播报的天气预告,总能预测我情绪的阴晴圆缺;好似他手握的遥控器,总是及时地调节我的言行举止。

2003年的某一天,父亲看到我下班拿回来的全国二级注册建筑师报名表表格,吃晚饭时,他目光流露出特别欣慰的眼神,盯着我看

了两三分钟,然后夹了一块我最喜欢吃的红烧肉放到我碗里,我会心地点了点头,浑身充满无穷的力量。考试前的那段时间,我仿佛又回到了一中读书的时光,闻鸡起舞挑灯夜战复习考试资料汇编,拼了命似的做应试题集。早晨深夜,我总会感觉到父亲那激励又开心的眼神在看望着我的背影。

犹记得某年大清早,父亲送我到车站搭车去武汉考试,车开动时,我看到了父亲那满目期待的眼神。没想到考试成绩揭晓的那一天,我发挥不佳,没能及格。父亲只说了一句:“明年考试你一定会通过。”虽然父亲只说了那么寥寥几个字,但是我读懂了父亲那坚毅而又执着的眼神。

2010年下半年,因为工作中的一些不愉快,我不小心把沮丧的心情带回了家,父亲用那充满了关切的眼神盯着我心里极其不安。得知情况,父亲居然又是一言不发,我望见他那满目激励的眼神,似乎听到他在说:“风雨

桂乡诗笺

gui xiang shi jian

水调歌头·登井冈山

夏康全 (温泉)

少有凌云志
今登井冈山
远道来寻圣地
到处是新颜
挹翠湖波荡漾
水杉挺拔参天
到了黄洋界
白云绕山巅

金风动
山河振
是人寰
建党近百年
弹指一挥间
神舟九天揽月
蛟龙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我辈齐登攀

时光它带走了什么

黄军 (市直)

时光它带走了童年
它的天真
它的无邪
却带不走
你在我心中回忆的欢畅

时光它带走了青春
它的蓬勃
它的芳华
却带不走
你在我心中奋斗的无悔

时光它终会带走我啊
我的故事
我的等待
却带不走
一年四季更替的轮回
还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初心

曹荷香 (通山)

源于对绿的向往
笃定前行
鲜花,鸟语,虫鸣
罍粟,狼嚎,犬吠
还有沼泽与瘴气……
那又怎样

森林深处,
叶已离开枝头
我把自己交付大地
把初衷托付给你
一如
把白云交还给蓝天

垄上观油菜花

陈泉辛 (赤壁)

李桃芳菲菜花黄,
浪蝶狂蜂绕树忙。
垄上行人花醉赏,
山啼鸟木犹芳。
农夫犁地晴光里,
圣手丹青景色扬。
应喜芳华随水逝,
寸阴是竟惜流光。

过后,便是晴空万里。”

2012年那个深夜,在县医院父亲饱受病魔的折磨,丝毫没有一点力气。回光返照时,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那既内疚又似乎充满希冀的眼神望着我,像是向我交待后事。我对父亲说:“爸爸请放心,你和叔父在不在了,我会尽心赡养爷爷奶奶,帮助弟弟成家立业。”听我讲完,父亲仿佛卸下身上千斤重担,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嘴角似乎露出一丝笑意。

尽管父亲撒手人寰,但我似乎总能感觉得到,他在天堂无时无刻地关注他孩子们的一言一行,那眼神始终占据了记忆,记起来就让我心里不安。今夜回想起那眼神,仍然抑制不住我情愫绵绵的心情。走到小区的空场,望着深邃的苍穹和满天的繁星,我不由喃喃自语:“山一样沉默的父亲啊,你的期盼,你的鞭策,你的激励,终于成就了我今天安定的生活,我永远也忘不了您的眼神!”